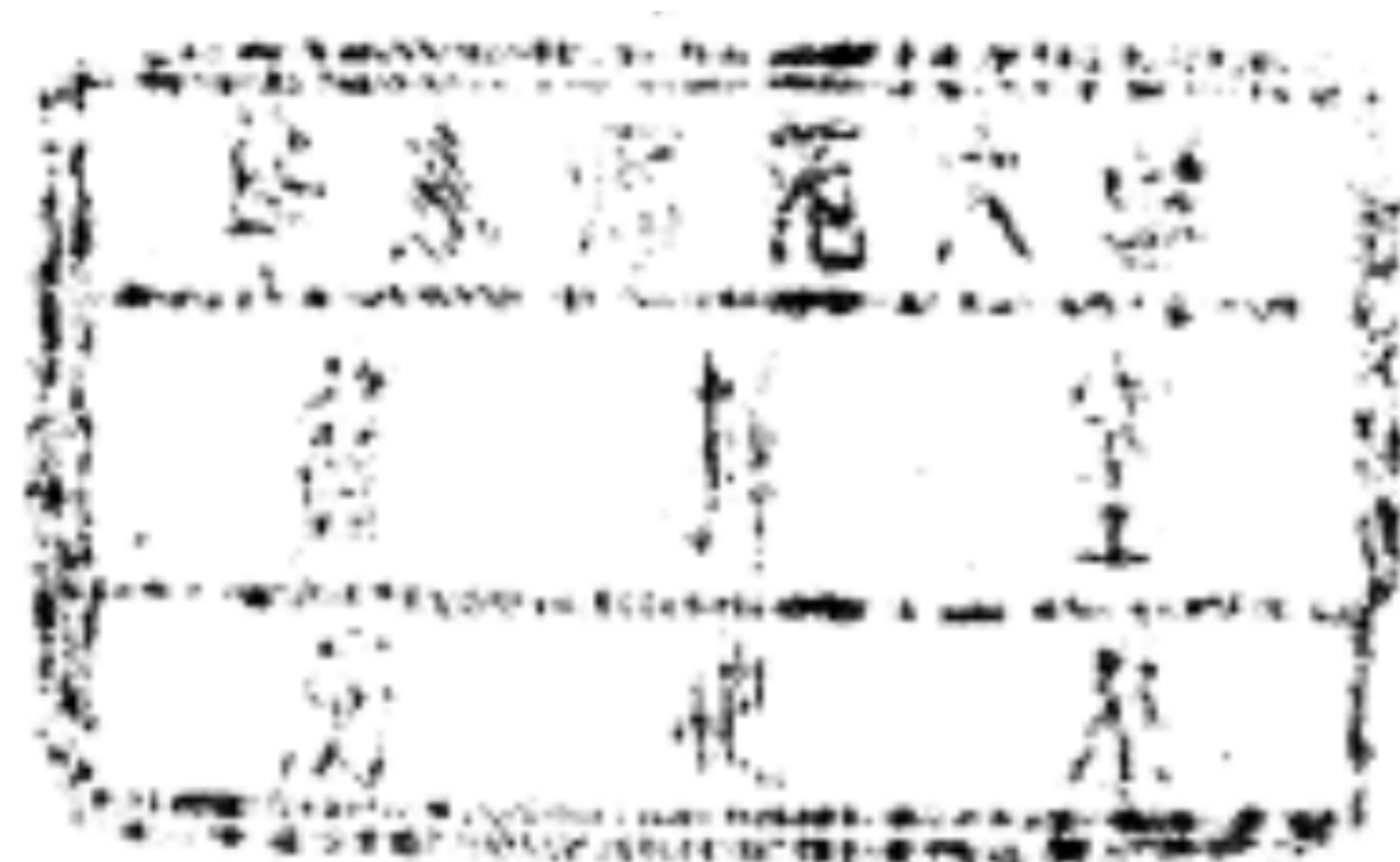


訊通綫前海淮



472.88

509p

版出店書華新中華

~~1137~~

~~110527~~

訊通線前海淮

ECNULIB



10009816067226

版出店書華新中華

月三年九四九一



0702311

淮海前線通訊

編輯 華中新華書店總店
出版
印刷 新華印刷廠
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版

0.001—5000

目 錄

十八橋·····	黎 明〔一〕
強攻運河橋頭堡壘·····	刁愈之等〔三〕
爆開突破口·····	·····〔五〕
英勇機智的張忠班·····	陶 迅〔六〕
突破密灣北門·····	·····〔八〕
步砲協同攻佔大牙莊·····	周協文〔九〕
堅守在巴山上·····	陳宗鐸〔一二〕
血汗築成的腳壕·····	呂 梁〔一五〕
圍殲黃維兵團戰鬥片斷·····	·····〔一六〕
雙堆集戰場巡視·····	·····〔一九〕
黃維就擒記·····	·····〔二〇〕
咱不過來不也毀了嗎·····	郭永錦〔二三〕
蔣匪軍夢甲就擒·····	張 華〔二四〕

戰犯杜聿明落網記	王英、吳健人	(二五)
會面	陳宗鐸	(二八)
禮物	宋 資	(二九)
戰地新年		(三一)
一座活地獄		(三三)
我們用鮮血保衛你		(三八)
儘唱咱們兵的事		(四〇)
戰壕傳單畫		(四一)

十人橋

黎明

堰頭鎮（宿遷西北十八里）西面的大河湍急地流着。河對岸的敵人正燃燒着熊熊的照明柴。三丈寬的水面上排列着十頂銅盔，中間架着一座不整齊的木橋，橋上正迅速地通過着向河東蔣匪軍進攻的解放軍。

這是一條山人的身體支撐着的大橋，是解放軍某部「濰縣團」二連三班勇士們的創造。

「濰縣團」經過近百里的長途追擊到達堰頭鎮近郊時，這條急流的大河擋住了追路。被包圍在堰頭鎮一帶的，是蔣匪黃伯翰兵團六十三軍的部隊。二連受命向堰頭鎮發起攻擊。

在敵人拚命的射擊封鎖下，連長命令三班堅決完成架橋。帶病參戰的三班馬班長受命後，立即率領戰士潘福全、楊玉艾跑到急流裏，克服重重困難，終於用兩架木梯架起一座不穩固的浮橋。但敵人的火力繼續綿密地射擊着。在這緊急關頭，一排排副范學隔號召道：「沒有橋腿，我們當橋腿！」

「行！」一排的勇士們一致響應，並迅速跑下急流。戰士潘福全、楊玉艾看見用臂膀抬橋太高了，就一腿踏在水裏，一腿支橋。戰士孫樹萱一看梯子不平，即用雙手把梯子抬平，范排副和戰士宋協國立在水的最深處抬橋。一座人架的大橋成功了！他

們便向岸邊的突擊隊員們喊着：『大橋架好了，同志們！過吧！我們保險。』

進攻部隊一連、二連、三連、機槍連迅速依次地通過。有的戰士滑倒在架橋的人的頭上，他們就使即用頭頂住，讓滑倒的爬起來。不知是誰攔住宋協國的脖子，宋就硬挺着脖子使那個戰友安全通過。三連的戰士魯玉柴掉在河裏，宋協國就叫范排副一個人支持着兩個橋頭。自己去救起魯玉柴。戰士孫克潘一面抬橋，一面還用一隻手拉着掉在水裏的同志。十一月的寒流。浸冷他們的肉骨。隨着時間的延長，架橋勇士們的牙齒格格作響，橋身不住的顫抖着，橋板也漸漸的低下來。共產黨員宋協國這時向大家說：『閉住嘴，咬緊牙，挺起腰來，完成任務！』范排副也號召大家：『振起精神來，叫全營通過！』宋協國同志響亮地唱起他最愛唱的歌：『野戰軍什麼也不怕，艱苦和困難嚇不倒咱……不怕水深沒到腰，再深再冷也抗得了……』歌聲鼓舞了全班的勇士。『打起精神，堅決完成任務！』的口號聲不斷的從水面上傳來。當一連戰士陳光華通過大橋時，發現和他一起同級的戰士潘福全正在水裏撐橋。『怎麼樣，老潘！』潘福全立即辨別出是小陳的聲音，便回答道：『使勁抬呀，咱們挑戰競賽』。

全營踏着三班勇士們架的大橋，勝利跨上對岸，配合兄弟部隊殲滅了岸頭鎮的敵人。

強攻運河橋頭堡壘

刁愈之·李蔚生作
張希春·侯啓榮

淮海戰役剛開始，作為蔣匪徐州東翼的黃伯韜兵團，狼狽奪路越運河鐵橋西逃，留下了一百軍四十四師據守橋頭堡壘，夢想攔阻解放軍的追殲。

九日傍晚，解放軍已趕到運河邊，某團忍飢耐勞，經過八十里強行軍，突然出現在運河橋頭營房附近。河東岸的營房裏掠了羣衆的潰敵正在殺豬宰雞，大吃大鬧。某連副政指刁習明首先帶領全連戰士悄悄地進入敵人營房，然後對營房裏的潰匪發起攻擊，一陣炸彈機槍，敵人慌忙成一團，刁副政指這時便領着八班戰士又進行喊話：「解放軍寬待俘虜，繳槍不殺！」全營房二百多名敵人，全部繳械投降。

這時候，營長朱茂發帶領三連插向橋頭，一羣敵人正在鐵路上來回亂竄，「英雄張聖懷排」在排長王德恩帶領下立即衝向敵人，射擊模範朱光化的機槍射得敵人紛紛倒下，我軍隨即插入敵人縱深，並向敵人高喊：「沒處跑了，不要替蔣介石送死了！」「繳槍不殺！」敵人的副營長馬上舉起手來把一支美國手槍呈交給戰士周水池，並向他的部下喊道：「快放下槍來，不要打了！」敵人一個步兵連，一個重機槍連也全部放下武器。

鐵橋東頭兩側還分佈着兩個集團堡壘，千餘蔣匪擁擠在幾條壕溝裏。「張聖懷排」在俘獲大批俘虜、武器後，立即衝向鐵橋，攻擊北側的集團堡壘。戰士牛養玉和胡

芝海抱着炸藥向敵堡衝去，但牛養玉在半途中光榮犧牲了，胡芝海一隻眼睛負傷，戰士王昌洪立即衝上去，抱起炸藥繼續完成了爆炸任務。這時，敵人打着密集的手榴彈反撲過來，副排長孫兆貴拿過機槍掃射了敵人的反撲，排長王德恩、二排長秦元堂、戰士匯方訓等立即衝上了地堡。王排長將一個手榴彈塞進地堡，敵人立即亂竄了，王排長連發打倒兩個敵人，二排長秦元堂的手榴彈射過去，又有七八個敵人倒下。這時一班副陳漢機動的帶着一個組衝了紅磚堡，機槍、炸彈立即像冰雹一樣向反撲的敵堡中射擲過去。

當晚，「李幹排」在英雄連長張希泰帶領下，衝上橋頭敵人最後的一個集團砲堡，接連打擊敵人再次激烈的反撲，堅守着已得的陣地。拂曉，勇士們開始強攻，七班長劉正帶領全班邊打邊衝，首先衝過了一片平坦的開闢地，佔領了突破口。接着戰士劉培仁、師莊林、副班長趙天洪一齊衝了過去。

垂死的敵人還妄圖反撲，劉培仁的手榴彈準確的打在反撲的敵羣中，四勇士用剛繳獲的機槍、衝鋒槍迎擊敵人，手榴彈一個個的在敵羣中爆炸，打垮了敵人兩次猛力反撲。將一千名敵人壓縮在工事裏，四勇士像泰山一樣堅守在突破口上。這時，我後續部隊源源的衝上來了，四勇士立即跟隨突進集團堡羣中，敵人士崩瓦解向河岸逃竄，勇士們在一陣衝殺後又發起了政治攻勢，殘餘敵人遂紛紛放下武器。

東方旭日初升，解放軍跨過運河鐵橋，繼續向西追殲。

爆開突破口

一、戰鬥員孫士富的故事——

靈壽城攻堅戰的前一日，擔任北門主攻任務的江淮主力「長江」部隊，因為護城河水位不明，決心總不好下。「切實弄清水位，看清地形。」教導員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某連第二班戰鬥員孫士富。他一聽到要他去試水偵察，便高興地說：「好！我就去，堅決完成任務。」

當晚，天色漫黑，北風吹着冷雨，他全身脫得赤條條地，喝了幾口燒酒，說聲：「要幹便幹個痛快。」便離開陣地前哨向黑巍巍的北城牆走去，當他走到距城牆五十米遠處，城牆上敵人迎面舉起兩個紅色的火球，他隱蔽在陰暗處等火球一沉，便溜下橫過大路，跳下斜坡，城上跟着響了幾槍，他便伏在坡下，聽聽槍聲冷落了，又爬起來走。「你還沒有發覺吧！」他暗想着輕輕走到水邊，好像忘記了寒冷，兩腳試着走下去，一走到對岸，水只齊腰深，却有兩丈寬。他輕輕爬上對岸木柵邊。找個大孔道鑽了進去，這時離城牆只有四五步遠，聽見城牆上敵人說話，地堡裏敵人的機關槍拉得「刷刷」地響，他伏着細心觀察着裏面的情況，當完成任務回去報告時，才感着全身冰冷。忙着一面穿衣，一面對班長說：「明天攻城，我參加爆破組，帶頭去爆開

突擊的缺口。」

攻城開始了，大家望着敵人高高的城牆，厚厚的鹿柴，又看看幾個自動報名的爆破手。這時，孫士官第一個走出來，高聲地說：「我先去，不完成任務不回來。」便又把全身脫得只剩一條短褲，當我們掩護的砲火一響，他便俯着身子，向前直奔上去，剛越過大路，敵人就亂喊：「來啦！來啦！」左邊地堡敵人兩挺機關槍就專門對着他，可是子彈只從他頭頂上飛過去，他涉過城壕，撲到鹿柴根，在那裏完成他的爆破任務，帶着滿身泥水回來。這時第二個執行爆破任務的班長張玉福，接着衝上去，但剛到鹿柴邊便英勇犧牲了，已經十分疲勞的孫士官，又挺身出來說：「我再去。」教導員想：「能摸熟了道路，還是他去好。」但看他疲勞的樣子，遲疑的說：「你還能去嗎？」「能，只要上級叫我去，我就堅決完成任務。」於是，孫士官又再次涉過城壕完成爆破的任務，回來後向着教導員做個立正姿勢：「報告，缺口打得大大的，保險能突上去。」

英勇機智的張忠班

陶 迅

積極殲敵的鬥志，英勇機智的作戰，及時補整組織，是解放軍某團九連六班——張忠班在攻佔彭莊殲敵一百軍軍部等及攻佔前後黃灘殲敵四十四軍軍部等兩次戰鬥中所表現的特色。十五日，彭莊戰鬥發起後，六班就勇猛迅速的進入夾破口，當敵人

一個排的兵力反撲時，全班利用一隻牆角把敵人擊退，敵人一個連的兵力又反撲過來，全班協同友鄰，組織了短促火力，沉著的殺傷敵人，這時班內兩個戰士負傷，依據以抗擊敵人的牆角，又成爲敵人集中火力轟擊的目標，張忠判斷敵人還將進行第二次反撲，立即把全班散在敵人遺下的工事裏，等敵人衝到面前，就用短火器打退了敵人；這時排長負傷了，張忠馬上把失掉聯絡的兩個戰士編進自己班內，保持了班的完整建制和戰鬥力，又主動聯絡上了八連的二排長，報告了情況，並請求任務。當重新調整佈置後，突然發現敵人從兩測交通溝裏插到張忠班的後面，企圖迂迴夾擊他們；張忠接到八連二排長的命令後，迅速的配合了友鄰，迂迴到敵人的測面反擊敵人的包圍，把敵人全部殲滅。火線上張忠就被評立了功。戰後他又向上級要求下次戰鬥的突擊任務。

十八日開始攻擊後黃灘時，張忠班衝進敵人的交通溝，但後路被敵人切斷，處在三面是敵人，一面是火力封鎖的情況下，他們仍然擊退了敵人的五次反撲，在敵人第二次反撲時，兩個敵人直衝過來，六班在前，張忠來不及使用武器，順手拿起一把洋鍬碰倒了一個敵人，當另一個敵人向他撲來時，他迅速的閃開了，戰士楊學武，韓運富就各用榴彈、機槍把敵人擊退。敵人第五次反撲時，榴彈儘在張忠班陣地附近爆炸。楊學武光榮犧牲，張忠臉上負傷，全班大部被震昏，衣服炸破了，但他們在地上一滾迅速的清醒後，繼續用榴彈還擊敵人；榴彈打完了，就從敵人的屍首上找出榴彈、

子彈繼續向敵人射擊，張忠率領兩個戰鬥員在最前面，一共打了八十多個榴彈；當敵人被擊退時，張忠儘想着「不讓敵人逃走一個」；他緊張的率領一個戰鬥小組插到敵人的退路上截擊，當即俘敵四十多名，並繳到步槍和迫擊砲，接着務續部隊就順利的向敵人縱深發展。

突 破 審 灣 北 門

一條離平地三、四尺的高埂子直通審灣北門的高土圩下，圩門兩側有敵人兩個地堡封鎖着。解放軍某部二營就從這高埂上突進去，配合兄弟部隊，消滅了敵六十三軍

在我炮火掩護下，四連擔任了開闢全團衝鋒道路的光榮任務，突擊排突至高圩下面時，地堡和土圩上的敵人火力直射過來，排長負傷了，三排副徐斌對魯明嵐說：「四班長，你幫助我負責指揮，咱們繼續幹。」接着負責後動的急救模範和三等人民英雄副指導員牛士才也趕了上來，在堅決突進中，牛副指導員又負傷了。他要通訊員扶着他執行任務。全排繼續組織突擊，魯班長喊：「四連的共產黨員站起來，我們只有繼續向前！」共產黨員一班長謝得山和李洪洲挺身站了出來，戰士馬慶子也猛進了一步，他們不顧敵地堡發射出的火力，端起機槍掃過去。這時五連副連長魯平壽上來了，號召：「共產黨員去爆破圩堤上的大地堡！」三排張原祥搶先走到前面：「我去！

「但他在進行爆破中又負了傷，緊接着敵人反撲了，勇士們互相鼓勵，準備反衝鋒，敵人從圩上工事裏跳出來，曠花春的機槍就射過去，子彈打完了，又把旁邊負傷同志的機槍拿起來打，兩挺機槍替換着噴射子彈。」

六連從側翼攻上來，六連連長周木良親自觀察了三次地形，九班長萬永福又去看了兩次地形，九班副黃國昌也看了三次地形，黃班副即自動要求去爆炸，把東面的地堡炸翻了。突擊班迅速衝上去，六班鞏固了突破口，巨大的鐵流衝了進去。

部隊向兩側發展，敵人潰退了。四連也投入了巷戰，一班長謝得山跳出來說：「我要求帶大家打巷戰。」魯班長就號召：「要求火線入黨的同志是時候了。」他們分成兩個組，沿天主堂打過去，戰前積極要求入黨的衛生員周根瑞衝在前頭，繳到一支湯姆槍，捉到四個俘虜。戰鬥剛結束，周根瑞指揮大家唱起「打得好」的歌。

步炮協同攻佔大牙莊

周協文

該是攻擊的時候了，指導員一面着通訊員叫醒正在休息的趙副連長，一面通知各排檢查大砲各部與彈藥，準備攻擊。

電話鈴響了。

「野砲連，野砲連！」「是野砲連，你是營長嗎？」「是，你是沈指導員嗎？攻擊時間到了，向敵前沿陣地射擊。」響亮的聲音，連我們都聽得清清楚楚。

「好，報告營長，我們連打五個排砲，你們再上去，砲打好，我就報告你。營長
彈齊點請觀測！」

副連長在外下達命令。轟轟轟……一個排砲打了出去，指揮所上面的鬆土瑟瑟地
落下來，從領口直滾到後背前胸，有點不舒適，但誰管這些。

「報告營長，第一排砲打了怎麼樣？」

「好，全部命中，向東十米再打。」

「通訊員，快通知連長，各地都命中，現向左修正二米位再打。」外面連長又在
下達命令了。

電話斷過一次，又響了。

「報告營長，五個排砲打完了。」

「打得好，我們已上去啦，向莊的中央距離增加五十米再打。」
步兵已上去啦，大家的情緒更高。

「那麼我們連打二個排砲，打好立刻報告。」

砲彈都送了出去，觀測班長楊植高聲喊：「這幾發把敵人集中的房子打燒了，看
，火燒得很大……」

指導員急忙拿起電話，電話又不通了。

「總機，怎麼攪的，怎麼又不通了，快接團指揮所。」

「喂，七團指揮所嗎？團長在嗎？噢，你是營長，我是野砲連，發砲情況怎樣？」

「砲打的很準，我們現在進佔莊的中央，砲可以向莊的南角打，那裏有敵一個旅部一個團部。」

「好！」

連長又在下口令：

「方向向左修正十米位，原距離增加一百，各砲接着打。」

轟……在大牙莊東端，又燃起猛烈的火焰。

電話鈴又響了。

「野砲連，……」聲音清脆而又響亮。

「喂，我是戰砲連，你是徐副營長？」

「大牙莊我們已佔領了，我們的步砲配合得好，太好啦！」

牙莊槍聲漸漸稀落，在較遠的西南方戰鬥又激烈起來，這是友鄰在總攻黃灘

作。

請早我們接到XX團三營一封信，上面寫着：「……同志們，我們謹以熱忱謝謝你們的支援……」

堅守在巴山上

陳宗鐸

二營機砲連陳副政指和二排長王振瀛，帶五、六兩個重機槍班守在巴山山頭上。這座巴山是隴海路徐（州）大（許家）段南第一個大山峯中間的一個山頭。高約五百米遠，光溜溜沒有一棵樹一根草，盡是大石塊和黃色硬土。

這時，西北角上相隔七八百米遠的卯山已被敵人佔領；在巴山北面約三百米遠的峪山，也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敵人三個連分兩路插了上來。

咣咣……敵人的排砲掩護步兵運動，砲彈落在後山腰，每隔幾米遠炸起一股白色烟柱，人的聲音都給砲聲掩沒了，二排長王振瀛半跪半站在山頭上，指點山頂上的六班向北邊一路敵人射擊，又回轉身指點左山腰裏的五班向南路敵人開火：「八百公尺，瞄準！」

重機槍連續發出咚咚的聲音，敵人給這意外的射擊打慌了，南路敵人惶惶跳下堤埂，三十多個被打翻，其餘有的伏下來不敢再動，有的彎着腰縮回去。

「你們要爭取四好功臣班！」副政指在機槍射擊的間隙裏進行動員。二排長想起這次戰鬥前打給連首長要求主要任務的報告，心裏想：「這一仗，一定要打好。」

敵人又組織了一個多連衝鋒，一個排打倒，另一個排又湧上來，山砲彈急速的射打在山頭上，烟幕彈和其他砲彈的烟混成一片，遮住了眼睛。六班機槍手金山保轉

耗了，班長洪朋珍接過來就打了二百多發，槍筒裏的水都沸了，一顆砲彈掉過來，洪班長帶了花，觀測員管德鐵接過了機槍接下去打。

二排長派五班副毛世章代理六班長。當毛世章走過副指導員身邊時，副指導員向他說：

「你是共產黨員。」

「我沒有忘記。」

「共產黨員在戰鬥中要最堅決，現在子彈沒有多少了，你應該走在大家前面，堅持到底！」

「你曉得我，我不裝蒜種，子彈光了拿榴彈拚。」毛世章堅決地說。

這時，我們的八二砲也猛烈地叫起來，有兩三發打在草田裏，火能能地燒，從正北衝過來的一小股敵人又給六班協同友鄰的五連殲滅了一個多排。天黑下來，殘餘的幾個敵人狼狽逃回去。

文書送一箱子彈上來，向二排長說：

「排長，我送子彈來了。」

二排長耳朵給砲震聾了，沒有聽見，一轉身看到文書，反向他：「你來幹什麼？」

「送子彈來的。」

「你告訴連長，請他放心，我人在山在……」他忽然轉了口氣：「不過，請你不要告訴連長我耳朵聾了。」

敵人又打出十幾發山砲彈，一陣爆炸聲後，二排副李金德帶四班上來，接替五班。李金德大聲說話要二排長下去，二排長無論如何不肯，他堅持說：「你對情況不了解！」

「可是你耳朵聾啊！」

「我耳朵聾，眼睛看得見。」

李金德終於拗不過他，帶着五班下去了。

連長也上來了，副指導員看到連長上來，向六班喊道：

「你們有沒有決心，向連長保證。」

「我們能保證，敵人再來把他打下去！」

這時胆怯了的敵人却一聲不響，退回山峪和卯山裏，祇遠遠地打過來七八發砲

彈。

血汗築成的戰壕

呂 梁

從宿縣西南跨過清澈的澗河，一條又深又寬的戰壕橫貫在平漠的田野裏。一個人站在裏面，稍一彎腰就可以完全隱蔽。戰壕兩側每隔四五步挖有寬闊的避彈室，裏面鋪着青亮的麥秸。戰壕綿延達二十里，直通到黃維匪部最後的中心據點雙堆集附近四五十米遠處。解放軍從戰壕躍出就能向敵人衝鋒。

這條工程浩大的二十里戰壕，它每一步都是勇士們的血汗凝成的。一位親身參加修築的同志追述這段英勇而艱苦的經歷說：黑夜用機槍封鎖了敵人的火力點，部隊就以每人五步的距離，迅速向前跑，臥倒在敵人陣地前，趕快挖成臥式工事，再加深挖成跪式，最後挖成齊胸的立式，然後拚力向前挖，兩人一組，互相打通，一夜之間，幾百米遠的交通溝就這樣挖成了。最緊張的一次是在白天，在敵人火力下，他們全班執着洋鐵洋鎚，一面向前爬，一面把面前的平地刮成只能隱蔽一個臥着的身體的溝壕，緊跟在後面的第一名戰士又加深了一鐵土，接着第二名第三名逐漸挖深，就這樣一個接一個爬行挖土。敵人的子彈打在鋼盔上噹噹地響。他們一個班在一小時內挖成了二十米遠長、一人深、一米遠寬的戰溝。一點鐘後，又換上一個班，又挖二十米。如此繼續着直到全部完成。

有了這一條戰壕，解放軍終於勝利地走向雙堆集，使黃維匪部全軍覆滅。

圍殲黃維兵團戰鬥片斷

(一) 敵十四軍的覆沒

上月廿九日晚黃維兵團被我包圍在雙堆集周圍狹小地區以後，該兵團所屬的十四軍擠在楊園子、李園子、沈莊三個小村中作垂死掙扎。我軍經過周密準備後，於六日下午四時起，即向該軍第十師盤踞的李園子村進行砲轟，一時濃烟騰空，敵人的屍體和武器被拋到幾丈高的天空。五時我軍乃發起衝鋒，五分鐘突破前沿，至晚十時佔領全村，肅清守敵十師指揮所及所轄二十九團、三十團。師長張國斌被擊斃。八日五時，我以更猛烈的砲火向敵八十五師所在地沈莊轟擊，兩分鐘內，我軍分五路衝進村內，僅十五分鐘，全部解決戰鬥，創造了迅速克敵致勝的模範戰例，全殲敵八十五師指揮所及其二五三、二五四兩個團，敵代師長潘琦亦被活捉。十日晚，我軍乘勝繼續向敵軍部據守的楊園子進擊，攻佔村北，村東七個碉堡羣，剝掉敵匪的外殼，並殲其二五五團的第二營。十一日十時，敵人拚湊殘部在坦克掩護下反撲，妄想作最後的掙扎，但其下級官兵却紛紛起自擇生路——當日中午村北面二五五團重機槍連不顧「督戰隊」的砲火，匍匐着爬到我軍陣地來投降。當晚我軍的鐵鉗合擊，把楊園子敵軍部及二五五團、二十八團及第十、八十五兩個師的殘部一網打盡。軍參謀長樂岱，副參謀長

詹麟陶，二五三團團長劉繼斌，二五四團團長何玉林，二五五團團長李劍民，副團長張文斌皆被生擒。軍長熊綏春在戰鬥中被解放軍的猛烈砲火擊斃。至此，敵十四軍全部覆沒。

（二）神勇的炮兵

在攻擊李園子時，敵機從天空投下了這樣的傳單：『國軍同志們：固守待援吧！我們有堅強的梅花形和魚鱗形工事固若金湯』。可是當我們進攻的砲火開始後，敵人自信地據守着的堅強工事的神話，被我鐵錘打得粉碎。六日下午四時，我軍各種砲火試射半小時後，正式開始轟擊，榴彈砲、野砲、山砲、戰防砲、曲射砲，把砲彈幾十個一排地傾瀉在敵人的工事前，砲聲震撼大地。幾分鐘後，整個敵人的據點便被蒙罩在一片濃烟裏，一堆堆的泥塊、門板、木料被炸到天空去。一顆榴彈砲彈準確地落在中間大礮上，大礮被炸飛了，幾個敵人的屍體和他們的機關槍，一齊被拋上三五丈高的天空中。伏在前沿準備出擊的戰士大聲喊：『打得好呀！再來一砲……』接着又是一砲，又一工事被炸去了，敵人完全被震昏了，正在這時，突擊隊發出了一排紅信號彈，部隊出擊了，雨點般的炸彈和手砲投向敵人，砲兵隨即把目標移向了縱深，配合突擊隊解決敵人。最後一部分在『督戰隊』監視下，用噴火器和手提式頭抗着的敵人，也很快就被從東、東北、西北三方包圍上來的我軍先頭突擊部隊俘獲了。許多俘

糜的棉衣被彈片撕爛，棉花布片在身上飄舞着，有些俘虜則從炸塌的工事中被刨出來的，全身是土，他們一談起解放軍猛烈的砲火，莫不頹頭失色。從死人堆裏拉出來的十師三十團二營營副齊玉堂，他一面整理着被撕成碎片的夾衣，一面說：『打得好慘！我們二十九團三十團至少有一半死傷在你們的砲火下。』隨後他又說：『我和傳令兵徐正則一起站出工事，一顆砲彈落在附近，把他炸得無影無蹤。』

（三）大王莊爭奪戰

十二月十日雙堆集西南一市里之大王莊爭奪戰，為宿蒙戰場十天以來最激烈之戰鬥。九日夜，我人民解放軍一部強攻大王莊，全殲守敵蔣匪十八軍一一八師三十三團，使敵黃維兵團司令部所在地之雙堆集及其附近村莊全部暴露於我軍砲火之下。敵為鞏固雙堆集之側背，次日乃集十八軍殘部在飛機重砲掩護下，作垂死之掙扎，並用大刀砍殺、飛機掃射、坦克衝鋒，逼迫其部隊作集團衝鋒，全力反撲大王莊。敵又以坦克五輛巡梭村外，充作活動堡壘，竭力封鎖交通，切斷我後續部隊。在村內的人民解放軍與敵展開逐屋爭奪戰，反覆衝殺，苦鬥竟日，直至傍晚敵傷亡數千，屍堆如山，乃狼狽回竄。據在村內作戰之趙連長稱：是日大王莊成爲一片火海，全村戰壕縱橫密如蛛網，敵人只要一露頭，就會碰到我們特等射手的子彈，他的頭蓋骨和鋼盔也就一齊飛向天空。步槍很少使用，主要武器是刺刀和炸彈，僅該連所投炸彈共計在

三千顆左右。

雙堆集

——戰場巡視——

全殲蔣匪黃維兵團之後，記者進入黃維兵團部所在地的雙堆集巡視。這

戶人家的市集已完全被黃匪毀滅了，全集找不着一方二三丈的完整土地，所有住宅都被匪軍改做了工事，街前街後也全挖成了交通壕、蓋溝、掩體，在集子的東面和南面，敵人用幾百輛堆滿了泥土的汽車密密地橫排着築成了一條新奇的「汽車防線」，黃匪軍兵團司令部就藏在這重重疊疊的工事中間一丈多深的地底下。以善於打洞挖溝著稱的蔣匪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軍以為這樣就可以萬無一失了，可是在解放軍強大的攻擊力量之下，匪軍們僅僅苦撐了十九天，便全軍覆沒在這些他們自己挖成的墳墓裏了，全莊上餘烟彌漫。困守雙堆集的蔣匪沒有餅吃，沒有柴燒，到最後膠鞋、被套、吃剩的馬骨、降落傘等都成了珍貴的燃料，當蔣機空投彈藥時，彈藥本身已引不起興趣，倒是人家爭着搶彈藥箱當柴燒，現在這些燒剩的殘灰和一張張的驢皮馬皮散亂在滿地的瓦礫上，告訴着人們這些匪軍曾經是怎樣地狼狽不堪。

在雙堆集和後來作為黃匪兵團部所在地的馬莊以東，一片三十多畝的野地裏，一個靠一個的排列着無數蔣軍士兵的屍體，身上結着一層白霜，這些都是被黃匪遺棄而凍死餓死的蔣匪傷員，只有很少數的人還在輾轉呻吟，他們說：除了剛打時僅用急救

包包紮了一下以外，就沒有受到治療。當解放軍前往拾運的担架剛剛到達時，許多傷兵感激的叫着：「官長啊！快來救救啊！我傷好了一定在你們這裏幹！」有的咬牙切齒大罵：「蔣介石該死了！」當解放軍把飯頭給他們吃時，他們感激涕零地爭相要求記下他們的名字，喊着：「我是十一師的，我叫范營長」，「我是十師的……」。

雙堆集南面二三米外有一個三十多公尺高的土坑——尖谷堆，這是一片平原中唯一的高點。敵人由下而上築成一層層螺旋形的工事，把幾百具敵軍屍體堆集着做單人掩護的胸牆和炮位。黃匪曾以他的主力號稱「英雄團」和「威武團」的各一部扼守這個要地，當解放軍將其攻佔後，黃匪又使用了飛機、坦克、毒氣，進行十幾次垂死的反撲。但現在留下的又是許多打毀的坦克和一堆堆集團例鋒時無謂犧牲的集團屍體。黃匪集團全部被殲的翌日清早，蔣匪又以十一架轟炸機來狂轟這一堆廢墟的雙堆集。這些匪徒除了再炸死一些被他們遺棄的傷兵，使雙堆集的人民對他們增加更多的仇恨以外，還有什麼收穫呢？

黃維就擒記

十二月十五日 昏，電話機忙得不可開交地向各部傳告：「敵人潰逃了，趕快捉俘虜，趕快捉黃維！」解放軍某部特務營教導員蒞天樞得到電話就馬上帶着五個通訊員分頭向南平集東南四、五里地的周莊一帶搜索。他們發現一輛被打壞了的坦克停在

大周莊的東南。通訊員傻小六、范介明沿着坦克搜索過去，在一道麥田溝裏，發現一條黑影，平伸着兩手，翹着屁股，頭朝地下鑽。他們開始以為是一隻野狗，隨便喊叫一聲，那黑影應聲就抬起頭來，原來是個人，頭上的鋼盔在月光下發亮。傻小六、范介明端着槍跑過去，那人馬上舉起雙手乖乖地站起來了，兩條腿發抖。「幹什麼的？」他們喝了一聲。他吞吞吐吐地說：「十四軍軍部上尉司書。」他們看見許多敵俘都在過河時溼了腳，他却沒有溼，問他原因，他說是騎馬出來的，再追問幾句，他却一句也回答不出了。他們就把這個「上尉司書」帶回來送到俘虜收容所了。

到了收容所，大家才看清這個「十四軍軍部上尉司書」，穿着一身草綠細布軍裝，頭上笨重的鋼盔低低的壓住了眉眼。在他的鋼盔被大家揭下來扔了以後，他露出了光滑的頭髮，慘白的圓臉，兩眼無精打采地張着，嘴上長着短短的鬍子，右臉上長着一顆小黑痣。這些都合於政治部通知裏寫的黃維的特徵。收容所的同志把登記簿拿出來，叫他登記。他寫上：「方正聲，江西弋陽人，十四軍軍部上尉司書。」他左手插在褲袋裏，右手握着筆不停地打頓，回答一句話，要遲疑好久。他說他是今年十月在確山人伍的。問他入伍以前幹什麼，他說：「我民國十七年就當小學教員。」問他「還幹過什麼？」他慌亂地說：「我當了六年小學教員，一年科員，以後就入伍啦！」問話的同志禁不住笑了，反問他：「你不是說今年十月才入伍的嗎！」露了破綻的捏造者打着自己腦袋說：「我糊塗，我糊塗。」再問他上尉司書一個月多少餉，他說：「

七十多元」，到底七十幾元？他又答不出來。連聲說：「你看我畫糊塗，我真糊塗！」略後，他寫了一張「如姓名職別不符，願受槍斃」的「保證書」，並且死着臉皮說：「我還能胡說八道嗎？我還能賣了姓名嗎？」當攝影員來給他照像時，他的面色更加變得慘白了，臉上的肌肉都在顫抖，想躲避又躲避不了。司的俘虜來證明時，他連忙說：「這些人我一個也認不得，他們也沒有一個認得我。」但是隨即來了一個在宿縣新解放的戰士李永志，一見了他就說：「這就是黃維。」原來一位新戰士以前當過黃維的馬夫。

「上尉司書」已知道瞞不過來，却還說「我保證書也寫了，你們不信，我還說甚麼。」這時收容所的同志看出他是怕那個扯慌的「保證書」將來成了罪案，於是當他的面把它撕毀了。他苦笑了，嘴巴張了又閉，閉了又張。「那你們說我是誰就是誰吧。」收容所的同志們厲聲的呵斥說：「你是誰，你自己還不知道嗎？裝什麼糊塗？」俘虜沉靜了片刻，陰沉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隨後不自然地吐出「我就是黃維」五個字，並拿起筆在登記冊上簽了這麼一行字：「黃維，十二兵團司令官，陸軍中將，四十一歲。江西貴溪人，黃埔一期畢業。」

「咱不過來不也毀了嗎？」

郭永錦

十二月十一日，包圍着杜聿明匪部的解放軍某部，在敵李瀾兵團第八軍固守着的吳莊陣地前沿二十米遠處，樹起了幾個對敵勸降的標語。解放軍三營總副教導員，也在那裏用喊話筒向着吳莊敵人喊話。週圍很沉寂，陣陣微風把話送進敵人的耳朵裏。不久就有一個敵人偷偷地跑來投降。

次日，解放軍決定向拒降的吳莊敵人發動攻擊。喊話筒對敵的最後警告發出了：「對面敵軍官兵注意！限中午十二時以前過來投降，否則，解放軍要集中炮火轟擊！」敵軍陣地前沿的地堡裏，鑽出一個士兵，迅速向解放軍陣地爬過來，後面的敵人連打了幾槍沒有擊中，他一股勁跳入解放軍交通壕，氣呼呼的邊跑邊喊着：「同志們！千萬別打炮，排長派我出來接洽投降的！」他並拿出一封信，呈給總副教導員，信上寫着：「貴解放軍同志們：我們前面地堡的一排人，願投降貴部，只因我們後面有上面派來的三挺重機槍看着我們，還有別連派來的兩個班在此，故願找定機會設法過來，你們若攻，我們決不打槍，請貴軍保護我們生命，祝貴軍勝利！」信上署名的是「七〇九團三連二排排長孔繁蔭」。總副教導員當即叫送信的敵方士兵陳會宗回去聯絡，正說着，時間已到了，解放軍的炮兵，按照命令開始轟擊，兩發重迫擊炮彈在敵前沿地堡前轟然爆炸，陳會宗一看急得連叫：「同志！不要打炮，再停一會！」解放軍

同志便到營指揮所要炮兵向縱深轟擊，話未了，又一發炮彈，在敵地堡門口炸開。電話打去後，炮兵便開始越過兩個地堡進行轟擊。此時，陳會宗趕快脫下軍帽，高舉着向對面搖起來了，對面地堡裏也有人搖起帽子，緊接着前沿的兩個地堡裏先後爬出了十五個人，帶着兩挺機槍，七支步槍迅速向解放軍陣地爬來。當他們爬進解放軍戰壕時，解放軍的炮火，已正式向拒降的敵人集中轟擊了，敵人的地堡，在猛烈炮火下，一個個被打得碎石亂飛。這十多個才投降的蔣匪士兵，回頭望望烟火瀾漫的吳莊，露出幸運的神色，相互議論着：『咱不過來，不也毀了嗎？』當晚，解放軍便攻克吳莊，全殲守敵。

蔣匪軍夢中擒

張華

去年十二月六日晚上，被解放軍包圍在永城東北狹小圩子內的孫元良兵團企圖向南突圍，其中一部分敵人剛離開陣地，就陷入了解放軍的大網裏，大部被解放軍消滅了。跟着該敵後面的敵軍四十七軍一千多人看到前面的情況不妙，就在劉莊邊上叢林湖地裏停下來等候命令。過了一會，這羣飢餓和疲勞的敵人，不約而同地蒙着大衣，蓋着被子，都倒在湖地裏睡着了。夜晚十點鐘，守在陳雙樓陣地的解放軍某部四連張連長，命令該連二排長宋士孝帶領六班到劉莊去放哨，半路上他們捉住了十三個俘虜。張連長從俘虜口中發覺上面這個情況，他便一面報告營指揮所，一面佈置好火力，

要宋排長領六班先進去察看。六班戰士走到湖地邊，便看到三十多個敵人用大衣蒙着頭擠在一堆睡覺。他們便喊道：「快起來集合了，光剩下你們這一批了，快跟我走吧！」三十多個敵人聞聲睜了起來迷迷糊糊地跟着戰士們走到陳夢樓村，做了俘虜。張連長立即又派了五、六兩班進去捕捉敵人。當戰士們走到湖地邊時，有一個剛睡醒的敵人便向六班戰士問：「師部走了嗎？」六班長謝家安，立即接上說道：「師部等走啦，光剩下你們啦！」五、六班戰士又高喊：「師部朝東南走啦，快起來走呀！」於是，這一班三百多敵人便跟隨戰士們走到解放軍陣地，又當了俘虜。其餘六百多敵人還仍然在湖地裏睡着。當二排戰士第三次摸進去後，便大聲高喊：「快起來呀，出發啦！」疲勞的敵人一動也不動。五班戰士小許抓過敵人一支卡賓槍來，那敵兵便咕嚕着：「開什麼玩笑，這是我的槍。」說着，一翻身又睡着了。小許又大聲喊了起來：「解放軍快來了，起來趕快走。」這一喊，才把這羣熟睡着的敵人驚醒了。一個敵人驚慌地向解放軍戰士問：「解放軍在那個方向！」戰士王化安憤憤地罵道：「他媽的，我來聯絡你們幾回，趕快走吧，解放軍快來啦。」敵人羞憤了，這個推那個，那個推這個，並喊着：「快走呀，解放軍回來了！」這時，二排同志又喊道：「快到陳雙樓後邊去。」於是，這羣昏迷的敵人便跟着解放軍戰士走到張連長已預先佈置好火力的場子上，當敵人到齊後，張連長便大聲說道：「我們是解放軍，你們放下武器，我們便保證你們生命安全，要不然你們就會被殲滅」。張連長講完話，七百多敵人就紛紛

紛把武器丟在場上。第二天清早，四連戰士押着一千多俘虜，喜洋洋地送往後方。

戰犯杜聿明落網記

王英，吳健人

戰犯杜聿明化裝「俘虜」，企圖逃跑，結果真正當了俘虜。

本月十日，天才微亮，十四個手持武器的士兵慌慌張張地跑到永城張老莊的村邊。他們在村邊碰到了一個老鄉，就遲疑地不敢進村。其中一個鬼鬼祟祟地問道：「你們莊上有隊伍嗎？」老鄉回答說：「周圍幾十里幾百里都駐滿了解放軍。」那個士兵連忙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金戒子塞在老鄉手裏：「你拿去吧！我們在這裏，你不要告訴他們！」老鄉看他們慌張的神情，心中十分詫異，曉得他們來路不正，轉身趕回莊上報告解放軍某部。某部馬上派了樊正國、崔雪雲等前往追趕。那十四個人看到後面有人追趕，立即伏下準備抵抗，追兵們就散開前進，樊正國大聲喝問：「什麼人？上來一個！」那十四個人當中來了一個自稱是「隊長」的問樊正國：「是那一部分的？」樊正國說：「俺是×縱××師，你是那部分？」那個「隊長」回答：「我是×縱××師，我們同你們都是一個師的！」樊正國便問：「師長姓什麼？」他說：「我從後方才回來，師長命令我押俘虜去後方的，師長姓名還不知道。」說時指了他在後面兩手反綁着的一個「俘虜」。樊正國看他穿的服裝不像解放軍的樣子，神情又很不自然，身上掛着一支快慢機，便馬上把他身上的槍奪下來，將子彈推上膛，對準他的胸口

，要他叫其餘的人繳槍，後面那十二個傢伙一聽「繳槍」，就都很馴服地把四支湯姆槍、一支卡賓、三支快慢機、四支加拿大平槍都丟下來了。這時那個「俘虜」還站在那裏不動。身上也掛着一支快慢機，樊正國便上去把他槍拿下了。

樊正國、崔雪雲和一個連的戰士，把這十四個人押回張老莊，轉送到某部政治部，政治部陳主任一打量那個所謂「俘虜」。凹鼻樑，唇上有着不整齊的鬚根，儘管他穿着士兵的衣服，但一望而知是個國民黨高級軍官。再看一看其他十三個人，也決不是普通當兵的，他便看穿是那個「俘虜」帶着一羣衛士企圖漏網的。於是他便訂住那個所謂「俘虜」審問：「你是幹什麼的？」「我是十三兵團的軍需。」他回答。「你們兵團哪有幾大處？」「六大處。」六大處的處長叫什麼名字，寫給我看。」他拿了一支鋼筆，在紙上寫了半天，却寫不出來。「你到底是什麼官？老實說！」陳主任看他神色驚慌不定，繼續審訊。「我實在不是一個官，是個軍需。」「你到底是什麼人，還是快點說出來，你是隱瞞不了的，黃維、吳紹周不都查出來了嗎？」他又支支吾吾地哀求說：「我確實是個軍需，你們以後會查得清的。」這個「軍需」被送到另外一間房子去休息，給他飯吃，他不吃，在房子裏唉聲嘆氣，待了一會，故意自己碰破一點頭皮，閉起眼睛，躺在地上假裝死。以後，解放軍的戰士拿了一張杜聿明的照片和他一對，完全一樣，就是少了一簇小鬍子。當天晚上，又從被俘獲的徐州「剿總」汽車副官張印國的口中，證實這個假裝死的傢伙，就是頭等戰爭罪犯國民黨徐州「剿

總」副總司令杜聿明，經過人民解放軍的嚴厲審訊和對證，那個「軍需」最後無法抵賴，才絕望地低下頭去，胆怯地說：「我……我是杜聿明！」

會面

陳宗鐸

三號夜裏三點半鐘，××大隊四連經過了長途艱苦的行軍到達目的地張集，當敲門叫喊時，羣衆驚醒起來，聽到的是南方口音，又從門縫裏看到四連藏的小型軍帽，心裏便猶疑不定，有的不作聲，有的溜走了。東莊頭的王村長也慌張地披了一件單衣，偷偷地從牆角鑽出來，報告駐在莊上已有好幾天的劉鄴部隊。

連部同志走到分配定的房子面前，還沒有敲門，突然，門簾的一聲開了，走出來一位同志，他一見面就輕聲的問：「同志，你們是華野嗎？」

「是的，我們是華野××縱隊，你們呢？」指導員趙民生同志眼睛在打量他。

「俺們是漢水部隊。」他顯然是非常興奮，親熱的握着趙指導員的手，哈哈笑着說：「俺們兄弟部隊，今天又見面了。」趙指導員望到他們的部隊番號，聽到王村長對他們的稱呼，才知道他們是劉鄴×縱政治部「軍官招待所」的彭幹事。

天氣很冷，大家都很累。連部通訊員把背包放在門口就呼呼睡着了。彭幹事趕忙喊醒他的通訊員：

「老張，老李，喊雜務人員一齊起來吧，把包袱捲好，讓給俺們兄弟部隊睡吧。」

！」

房裏人都起來了，他吩咐通訊員燒水燒茶，叫陽照炊事房，讓鍋子給兄弟部隊燒飯又招呼王村長冒寒風一齊出去，通知村裏老百姓，沿門戒着：

「老鄉們，華野大軍來了，別怕！」一會兒，溜出去的老鄉們回來了。

鷄叫三遍，天快亮了，趙指導員看到他們這樣殷勤招待，很不過意的說：

「彭幹事，不要太麻煩了。」

「俺們第一次會面，有什麼關係。劉司令常向俺們調示，要和兄弟部隊友愛團結。」他指着讓出的舖位，親熱的招呼連部同志睡下，自己却和幾個同志在板凳上打瞌睡。

第二天出發前，彭幹事又拿來廿五盒香烟慰勞。行軍途中，戰士們一面吸着烟，一面興奮的想：

「他們太好了。」

禮物

采資

去年十二月十日，在圍殲蔣匪黃維兵團的激烈戰鬥中，有解放軍不同建制的兩支小隊伍，堅守在大王莊東南下莊交通溝裏的，右翼是中原野戰軍某部的一個連，左翼是華東野戰軍某團一連指導員徐志祥所率領的兩個排。當日夜裏經過一場惡戰，困踞

大王莊的蔣匪十八軍主力三十三團大部被消滅後，這兩支隊伍就奉命堅守着這個既得陣地。第二天上午，他們又勇猛頑強地和敵人的步兵坦克搏鬥了兩次，始終沒有後退一步。這時，華東野戰軍的徐指導員緊緊地鎖攏眉頭，焦急着擺在面前不易解決的兩個困難，一個是由於戰鬥太激烈子彈快打光了，而後面一時補給不上；另一個是機槍射手劉貴寶犧牲了和排長陳金福負傷了，有一挺機槍擺着沒人使用。相距華東野戰軍部隊只不過十幾米遠的中原野戰軍的連長，聽到這些困難後，即以一種爽快而親切的口吻，告訴徐指導員說：「我們這裏有子彈，拿去使吧！都是自己的，都是爲了消滅敵人。」被派去扛子彈的戰士，使了很大的力氣，也沒扛動這一大口袋的「禮物」，只好順着交通溝，一步一步地拖回。同時交給徐指導員的還有中原野戰軍相贈的一瓶擦槍油。第一個困難解決了；徐指導員嘴角上不禁裂開了笑紋。「但是第二個困難呢？」當愁慮又重新鎖上徐指導員的眉頭時，他忽然聽見中原部隊的陣地上傳來了話：「請問你們指導員，那挺機槍可開着嗎？借給我們使用行嗎？」這句話經很多戰士傳過來，徐指導員馬上命令戰士將那挺開着的機槍傳遞過去。過了一會，華東野戰軍的戰士看見那邊的射手把子彈裝在他們的「禮物」裏，向敵人猛烈的射擊，而華東野戰軍的機槍射手也把中原部隊送來的「禮物」壓上一梭，珍慎地射擊着。這兩支小隊伍各自凝視着對方送的「禮物」不約而同的感受着一種深摯的友情。

戰地新年

一九四九年的第一個早晨，在圍困杜聿明匪部的解放軍某團前哨陣地上，夜晚對敵人喊話的「麥克風」，此時掉轉來對着自己的戰壕，唱出了輕鬆愉快的新年歌：

「新鮮新鮮真新鮮，地堡戰壕過新年，扭秧歌，唱快板，咱向同志拜個年……新年雪花飛滿天，戰壕裏邊把兵練……去年到處飛捷報，今年更要打得好……」唱完了新年歌，便報告消息：「本團陣地，從昨晚天黑到今天天明，敵人來降九十多，其中有七十二軍二三三師軍官隊少校隊員甫尙忠、張慶喜二名，及尉級軍官多名……」

戰士們聽着都笑得笑開了，剛剛解放不久的新戰士熊顯國立刻做起快板來：「今年過年真正好，解放同志來得巧，我們這裏吃豬肉，敵人裏面吃麥苗。」

八連代表化了裝，戴着特製的小紅帽到七連賀年來了。劉洪喬連長迎出來，代表們說：「連長，向你拜年，你得唱一段快板，不唱咱們不走。」劉連長從來也沒有唱過快板，這時又高興，又難為情，終於唱了一段：「小紅帽，紅通通，八角向上朝天空，祝你們今年立大功！」引得大家哄然大笑。

開中飯了，七連的戰士們吃到豐盛的四個菜。七班長領着大家在吃飯前唱了一只「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的都在注視

牆壁上貼着的毛主席肖像。

×

×

×

×

某團的戰士們在元旦的早晨將他們的工事也裝飾起來了，交通溝裏插下了許多路牌：「前進路」、「緊備（意為緊張備戰）路」、「勝利路」，一端還有「立功門」。在戰壕兩邊土壁上，用棉花，稀泥片嵌出各式各樣的「恭賀新禧」和各種春聯，在一個掩蔽部的門口，橫刻着四個大字：「出門立功」。在八連一班的掩蔽部裏，一塊顯目的藍布上，貼滿了戰士們的新年立功決心書，一個廣東籍的新解放戰士關中×的決心書上寫着：「打回老家去，解放全中國，共享太平。」八連六班最前沿的機槍工事的槍眼兩邊，貼着兩幅鮮紅的春聯，上聯是「看我們熱鬧烘烘過年」，下聯是「見敵方死氣沉沉等死。」

從槍眼望出去，敵人的地堡羣正沉沒在灰色的霧中，毫無半點生氣。在四五百米遠外，敵人陣地前躺著幾個灰色的東西，這是飢困的敵人，在昨天為搶空投的大米而自相射殺的屍體。

一座活地獄

「地獄」鳥瞰

在徐州西南永城東北，界於豫皖蘇三省之間，一塊周圍十餘里的土地上，從去年十二月四日到今年一月十日的三十多天中，曾經出現過一座活地的「地獄」。這個「地獄」內沒有樹木，沒有五穀，沒有柴草，沒有屋頂，沒有飛禽走獸，聽不見鷄鳴狗叫，人們都爬活地洞裏。下雪天，他們淒涼地撐起降落傘的白布來當雪風，所有墳墓裏的棺材都被挖出來當柴火、馬皮、麥苗當做食糧。這座「地獄」，雖只有十里見方，人口却有二十多萬。這裏有跟着杜匪軍明從徐州逃來的軍閥、官僚、資太家、銀行家、地主，有被土匪帶來的太太、小姐，還有被騙來或抓來的國民黨公務人員、教員、學生、工人、農民、士兵、小販、和尚、戲子和妓女。凡是國民黨統治區「社會」所有的各種綫索，各種人物，應有盡有，完全是蔣家「王朝」的縮影。杜、邱、李匪幫們，把蔣家小朝廷一切罪惡的淵藪，一切「優良傳統」都集中在這小塊土地上，「高度發揮」了三十多天。

同生死共患難

「地獄」裏的杜聿明指揮部，天天在狂叫「同生死，共患難」。可是當小兵們在冰天雪地裏啃樹皮、青苗、馬骨頭、成羣的凍死、餓死、吃馬皮漲死的時候，這個「地獄」裏的統治者杜、邱、李匪首們，還天天吃着大米、餅乾、牛奶、洋糖和美國罐頭。蔣匪把這些高貴的物品用美國飛機「專機空投」給他們，誰搶到了不往上繳立即槍斃。師長以上吃到飽頭，連長有時還可以分到一碗米，而士兵即使有降落到面前拚命搶到的東西，如果不迅速「分而食之」，他們的上率就會馬上來強令收繳。當官的並想盡一切辦法將收繳的食品囤積起來。八軍工兵營劉守仁說：「我剛搶到了一塊大餅才咬了一口，司令部裏跑出一個軍官迎面打我兩個巴掌，就把大餅搶了去。」

「黑市」和「賭窩」

貪婪成性的匪幫，死到臨頭，還是忘不了要錢，竟在「地獄」裏面大做其黑市生意。當官的指揮「親信」用機關槍掃開士兵，把飛機丟下來的香烟、糧食、餛飩搶來囤積起來，以高價賣給士兵。最初一塊銀洋可買到四斤空投餛飩，或一包香烟。一場大雪，飛機不能來，於是「物價」飛漲，一塊大餅要五塊銀洋，一塊銀洋只能買到一支香烟。場地最大的官員就最發財，駐守機場的官兵們生意就大為得法。有的把從老百姓家搶來的麥子，自己推麵吃了之後，用麩皮做成麵餅子賣給士兵。八軍工兵營一

個士兵，就在餓得不得過的時候，用一隻金戒指向當官的換了一塊大餅和兩個麥餅子。有錢既可以買到吃的，於是大家把不要的東西都拿來拍賣了。有的將軍服賣給快凍死的人穿，便衣賣給準備開小差的……，於是在陳官莊飛機場附近，出現了一個黑市場，滿地都是攤子，出出進進，居然熱鬧一時。陳年古代的墳墓裏的破棺材板，都被扒出來搬上市場。一藍袋破木柴可以換到兩碗大米，可是在這市場上，蔣家自己的金圓券却不值錢，一塊「銀元」一支的烟，用「金圓」券買，那時就已要三百元，十五塊「金圓券」才能買到一隻大椒，到後來就乾脆被賣主拒絕使用了。官員們在臨死前刮的錢沒處花了，便瘋狂的賭博，賭風大盛，他們的地洞裏到處可以看見牌九、撲克、麻將牌、銀洋，金圓券……。飛機場的那個「黑市場」也就充作了賭場，每天在那裏賭的一聚就是二三百人，一賭就得十塊銀洋，二萬金圓券。

強盜世界

這座「地獄」裏的蔣匪軍，各人都爲着自己打算，要吃、要錢，於是互相殘忍地搶劫殺戮，造成一個恐怖的強盜世界。沒糧沒槍的最吃虧，首先從徐州脅迫出來的大批青年學生、國民黨公教人員，甚至地方官員、失業軍官都成爲主要劫掠的對象。徐州市立中學八百多名學生每天領不到一顆米，他們從家裏帶來的幾個錢買了幾顆米，剛交好就被匪軍搶去。他們餓得沒法，冒險從杜匪底「督戰隊」機關火網下，往「地

獄」外面逃，很多被打死在陣地上。一天早上，一個官長叫散在某一斜坡上的二百多公務員、職員集合「待命補入部隊」，剛集合好，官長便掏出了手槍，一聲號命，匪徒們一齊動手，把他們身上的衣服都脫光。其中有兩個廣東籍的公務員氣憤反抗，便被一羣匪徒們用刺刀刺了一百多刀而死。七十軍某部的殘兵敗將，到處大肆搶劫東西，拿到「市場」上去換了糧食吃。上海的「糾察隊」，在這裏可以不分晝夜橫行無忌，許多人買套便衣想逃出來的，買了給剝掉，剝了又買，買了又給剝掉，曾任洛陽崇真小學教員的唐賜女士，一路跑出來就被「搜查」了十七次，什麼都光了，連棉褲也被剝去，很多逃出來的女人也都被剝得只剩一條短褲。冒濤蔣匪機槍奔向解放軍陣地成羣的工人、學生、公教人員、地主、老板、商人……，沒有一個不被洗劫。

當地老百姓的財產更早就被搶光，衣服都穿到匪軍的身上，柴草、傢具、木柱、門框、屋頂被做飯燒光，糧食搶去吃光，可是還要被吊起來拷打，一直到再打不出一點東西為止。「自家人」之間也一樣的在拚「你死我活」，有一天一輛汽車載着幾個官太太走過，車上有幾罐餅乾，一個營的士兵便一擁而上，把餅乾搶光了，一個姓徐的營長看見了，也脫下大衣擠進去，餅乾沒搶到，回頭一看，大衣却被別人搶去了。那裏飛機丟下了糧食，大家便跑來搶，飛機繼續丟下來便壓在人堆上，天天壓死人。在後面搶不到的，使用機槍掃射，然後將掃死的人的米拿走，不同的單位之間也互相武裝搶糧。下雪後，在王莊司令部附近，八軍和九軍因搶糧互相火拚，打死幾百。一月

五日，在陳官莊北空投場一帶，因搶米造成了更大的屠殺，白米和鮮血混在一起。

地獄裏的野獸

死到臨頭的匪幫們更加野蠻地，發揮他們的獸行。在匪首杜、邱、李的司令部中，經常出現着被抓來的女學生。數百名從徐州一帶被騙出來的女學生，遭到了殘酷的命運。她們被飢餓逼着，去向那些有「食的官鬼們伸，求食，許多便在飢寒交迫下吞聲飲泣地被這些野獸姦污。軍師團部增加了許多「女文書」、「女護士」……。匪首們還殘酷地以民間婦女做犧牲品，放縱部隊姦淫，以鼓勵他們的部下和士兵替他們拚命。邱團清泉從徐州出發路過蕭縣時，就向偽蕭縣政府派了二百多婦女帶來做「軍妓」。在青龍集，全莊婦女被集中關在幾間房子裏，晚上匪軍們就拿着洋火、打着電筒進去挑選年輕的出去「推磨」，以後就是十幾歲的女孩和四五十歲的老太太也難倖免。到後來許多下級軍官的眷屬也難逃輪姦之劫。投降了的國民黨第五軍二百師五九八團丁襄衡說：「一到夜裏，各莊上娘們大哭大叫，十分淒慘，就像到了地獄裏一樣」。

醜惡的統治者

「地獄」的創造者統治者——戰犯杜聿明和邱、李等匪首組織了特務，成立了督戰隊，到前線去監視士兵行動，強迫士兵替他們送死。杜匪聿明成天躲在地洞裏不講話，也不見人；李匪瀟神經錯亂，驚惶不定，從這個防砲洞躲到那個防砲洞，罵他的衛士防砲洞造得太不堅固；邱匪清泉躲在地洞裏享受着荒淫糜爛的生活，挑選了五個女戲子唱「貴妃醉酒」「玉堂春」……這幾個統治者之間也勾心鬥角，互相排斥。李匪罵邱匪不該強佔大部空投下來的米，讓他的部隊吃樹皮麥苗，邱匪罵李匪不該帶兵來武裝搶糧，杜匪罵邱匪夜郎自大，邱匪則大罵杜匪無能……。

荒淫、無恥、殘酷、貪婪……此處所記的還僅是從少數俘虜中所了解的部分材料，這座黑暗「地獄」裏的實際內容還要比這豐富萬倍。但這一切不正是今天蔣家王朝一個最真實的縮影嗎？這座「地獄」裏邊的妖魔鬼怪在猖獗了三十七天之後，於十日拂曉在強大解放軍的掃蕩下，終於最後消滅。

『我們用鮮血保衛你』

傷員劉財芝同志，因為失血太多，身體很虛弱；又得了鉤虫瘡和慢性痢疾，更促成他的惡性貧血。單靠治療是很難恢復健康的。醫生確定了給他輸血。化驗室門口

，人擠得滿滿的，男女同志們都願意把自己的鮮血獻給英勇戰鬥為人民流血的同志。下午一點鐘的時候。手術室裏站着的、走動的、總有十來個人。被檢查血型合格的孫子亭、王九曉、鄭淑琴、郭申蘭四位同志，挨次站在那裏，準備輸血。手術室裏除了和往日一樣的寂靜外，每個人的眼神裏，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偉大的革命感情電一樣在交流。輸血開始後，大家都把全副精力放到取血、輸血上面。但鄭淑琴同志的胳膊是那樣的胖，血管細到幾乎看不出來，刺了幾針還是很難取出血來。王九曉是一位活潑的女同志，她在一旁伸着頭，看得很着急，小聲的搶着要求着：『我的血管好，我的好……』鄭淑琴同志比小王更急的說：『我那一隻胳膊好，那隻好……』孫子亭室長的血管粗闊而明顯，醫生很滿意的很快就取出血來，她一直堅持着說：『不要緊，再抽一管。』郭申蘭同志一向愛笑的臉上，現在變得那末嚴肅和焦急的說：『室長的够了，我這裏還有很多呢！快抽我的吧！』劉財芝同志安靜的躺在床上，不知甚麼時候，眼睛裏已被淚水潤溼了，第二天清晨，劉同志一早就醒來，望着陽光從窗戶裏透進來，久病的身體感到意外的輕鬆，他回憶起昨天的情景，一種深摯的感激之情，使他淌下淚來，當他的感情平伏一些之後，他就伏在枕上寫了一封信給孫室長、王九曉、鄭淑琴、郭申蘭四位同志，他寫道：『我萬分感謝你們，將自己的血輸到我身上！挽救了我生命的危機，減輕了我的痛苦，你們對我的愛護，是超過了我的兄弟手足的情誼，這將使我永遠不能忘記你們的偉大革命友誼，我要求你們好好保養身』

體，不要因給我輸血而減弱了你們的健康……我保證安心養病，藉着你們的幫助把病養好，重新走上革命工作的崗位。」醫生來看望劉同志，問他「胳膊疼不疼？」一會兒，四位輸血的同志也來看他。大家見了面，感到分外親熱，親熱得使大家的談話常常為激動的感情所沖斷，劉財之同志感動得喉嚨裏有些哽塞，他說：「你們挨了那麼多的針，給我……輸血……」大家都激動得無法回答，你看我，我看你互相望望，最後輸血的同志們說：「你爲了人民流血，我們應該用血來保衛你！」

儘唱咱們兵的事

華東野戰軍各部文工團，在淮海戰役中，紛紛深入連隊，開展火線文化娛樂活動，受到戰士們的熱烈愛戴。他們吸取了當時當地部隊的實際生活的材料，用快板、小調、活報、槍桿詩、幻燈、畫片等形式，配合短劇、歌詠、進行宣傳鼓動，獲得很大效果。如華東野戰軍政治部文工團搜集了解放軍某部在徐州以東追擊戰中搶佔運河鐵橋的英勇事蹟，用畫片幻燈放映與編成短劇出演，極受戰士歡迎。某團三營在殲滅黃伯綽兵團時，湧現大批模範戰士，該文工團即將這些戰士的模範事蹟編成短劇出演。九連二班戰士賈冰文看後說：「你看那些模範戰士都上了劇，咱們好好努力也能創造模範。」跟隨某團工作的某文娛工作隊在追擊徐州逃敵中，將該團何政委於出發前號召大家猛打猛追的講話，編成了快板唱起來。

某連行軍在中途休息時，該連指導員告訴文工團的李秀林同志，該連繳獲歸公做得不錯，可是還有某些同志思想不通，要他編個歌子教育一下，李秀林馬上連編連唱起來了，某文工隊同志常常到戰壕裏，和戰士們生活在一起。某次該隊張克明小組正順着戰壕邊走邊唱，忽然一顆砲彈落在他們附近，但他們的快板依然沒有中斷。該隊孫永經和陳久安兩個同志會同部隊出擊，當部隊跑到離敵人二百米遠處暫時停止時，孫永經就伏在壕溝上對準繼續前進的一排戰士唱歌：「一排同志準備好，子彈上膛槍上刀，敵人已經亂紛紛，我們勇敢衝上去，快為人民立功勞。……」大大鼓舞了戰士們的作戰情緒，該排出擊回來後，排長對孫永經說：「當經你這一唱，大家的情緒很高，追的很快，傷亡也很少」。由於文工團同志深入連隊工作，使新解放戰士大受感動。一個姓孫的新解放戰士說：「國民黨軍隊裏有『政工隊』，他們是遠在後方演戲給當官看的，解放軍文工團都到火線上來，儘唱咱們兵的事。」

戰壕傳單畫

解放軍某團在圍殲黃維兵團的戰役中，創製一種「戰壕傳單畫」，頗受戰士的歡迎。「傳單畫」是一種鮮明的彩色畫並附有快板的小型傳單，全團在此一戰役中，共印發了四十餘種傳單畫，內容極為豐富：有表揚模範人物事蹟者，有鼓舞大家戰鬥意志者，有比戰術知識者等。如有一張畫着兩個戰士正準備投擲手榴彈，上面寫着：「

手榴彈本來不大，六、七個腰中一掛，單等着我追敵人，給他個就地開花，「敵人命大」的當個俘虜，「命短」的血喪黃沙。」一張描寫如何喊話、捉俘虜的畫上，畫着一個戰士正在喊話，兩個敵人翻滾着帽子，舉手交槍。上面寫着：「捉俘虜要有方法，離幾步就喊話：『弟兄們繳槍吧！』敵人說：『繳槍你們殺不殺！不殺就把槍放下。』」這段字畫，有許多戰士已在戰鬥中當作捉俘虜的口號，並用來教育新戰士。另一張畫是表揚三連戰士如何在被緊圍的敵據點前，發揚軍事民主的，畫上的快板更使這幅畫顯得有聲有色：「前幾天的追和打，好像燒鍋煮大肉，圍住敵人跑不掉，比如大肉煮熟了，怎樣吃，怎樣打，全憑大家想辦法。」最使戰士們喜歡的是一幅對照畫。畫上的快板寫着：「敵人三天吃一碗紅薯，肚子裏餓得直咕嚕，只要你餓又喊話，那怕敵人再頑固。」在旁邊，一面畫着面黃肌瘦垂頭喪氣的蔣軍士兵；另一面則畫着紅光滿面正待出擊的解放軍戰士。戰士們對這些各式各樣的傳單畫，非常歡迎，如有些戰士將「傳單畫」夾在自己的日記本裏，或貼在工事裏作為裝飾品。有一個戰士看了表揚英雄的畫，便下決心：「我也爭取上畫報」。在打李園子時，有人身上中了敵人的燃燒彈，便突然想起「小畫報」上的畫來，就馬上滾倒在地下，果然火熄了。戰鬥結束後，他逢人便說：「戰鬥中小畫報救了我一命」。「傳單畫」是由各連宣傳員集體創造的，他們隨時注意着戰士們的需要，隨時印發。並採取了嚴密的分工，分別寫、畫、刻、印與塗色，因此非家迅速及時。

庫藏

前綫通訊

1947.5初版 1-5000

全	冊	壹	元
冊	數	1	
價	銀	0.30	